

贵妃的红汗

香皂记与
兰泽记

孟晖 著

香皂记与兰泽记

孟晖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皂记与兰泽记 / 孟晖著.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5

(贵妃的红汗)

ISBN 978-7-305-16892-5

I. ①香… II. ①孟…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2181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贵妃的红汗
书 名 香皂记与兰泽记
著 者 孟 晖
责任编辑 沈卫娟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14 千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6892-5
定 价 42.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香皂记

003	澡豆
019	玉容散
029	太平公主秘法
038	皂荚
044	肥皂
052	香皂
064	皂
065	浆水
075	桂花胰子
083	金花沤

087	冬灰
104	灰汁
113	近效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
119	玉女粉
128	玫瑰碱

兰泽记

137	兰泽
147	甲煎香泽
157	翠罌油
172	香发木犀油
181	搽头竹油
188	露花油
200	罗帙花
208	后记
214	再版后记

香 皂 记



澡 豆

有个乡下老头儿，从来没进过城，城里人用的东西，他都不认识。但是他的儿子进城工作了，有一次从城里买了点心带回乡下的家，“乡下老头儿”吃了，觉得特好吃。再有一次，儿子回家时给他带回了一块香皂，老头还以为是点心，一口咬下去：怎么这么难吃啊？！

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听过这个笑话？

我是在很小的时候，当时肯定还没有上学，有个小朋友先从大人那里听到这个笑话，然后学舌给一起玩的伙伴。不知为什么，一群小孩儿全都觉得老头儿咬香皂这个情节特别可笑，于是有那么几天疯狂地互相来回讲述，还一遍遍地模仿啃过香皂之后满嘴苦辣拼命咳嗽的样子，然后哈哈大笑。不正常的兴奋终于引起大人的注意：不许学了，太贫！这么小的孩子怎么

就学着笑话乡下人！——从那以后，我懂得了，笑话乡下人是可耻的行为。同时，懵懵懂懂的，又觉得非常奇怪：乡下人连香皂都不认识吗？乡下人真的很傻啊！

随着年龄渐长，似乎渐渐领会了这样一个笑话之所以会在我的童年出现的原因——我家居住的那个“小西天北二区”，就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为了安置招工进城的农村人，由政府简单规划并盖建起来的一个“临时性小区”，简陋，土气，朴素，清寒，混合着农民与市民的气质，虽然就在八百年古都的近郊，但是却没有一天的昨日历史，不过，却充满对美好未来的坚信。如果仅仅以我自身的经历，再结合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读解“老头啃香皂”的笑话，似乎并不是什么难事，从中可以很容易感受到西方化、现代化如何进驻中国人的心，工业化、城市化造成的观念意识中的城乡对立，等等。

然而，这个笑话早就存在，早在我出生之前不知多少个世纪，就流传过，就引发过笑声：

王敦初尚主，如厕……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盂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纰漏”）

用今天的话说，这个笑话是故意“糟改”王敦，编派他做了驸马爷，却对皇家的生活品质一点没概念。上罢厕所，女奴奉上盛在玻璃碗里的澡豆，却被王敦误当成了“干饭”，将其倒在水里，喝下了肚。既然澡豆是用于便后洗手的环节，因此倒是不难明白它是一种卫生用品。原来，那个嘲笑乡下老头不认识香皂的笑话，至晚在《世说新语》成书的时代，亦即南朝初期，也就是五世纪上半叶，其“原型”早就已经广为流传。不过，由于生活方式的演变，在相隔千年的两个笑话中，还是有些细节的不一致。香皂，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样子，小块的圆形或椭圆形固体，与中式“点心”在形态上有某种相似性。王敦所面对的“澡豆”，却怎么会被倒进水里？又怎么可以直接喝下去？它的准确功用又是什么？

在历代医典中，其实存在着众多关于澡豆的记载。就以相传为初唐大医学家孙思邈所著的《千金方》（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年）来说，其中《备急千金要方》“面药”一节有具体制作方法七种，《千金翼方》也录有四种配方。初看上去，这些配方真是让人眼花缭乱，如“洗手面，令白净悦泽，澡豆方”：

白芷、白术、白鲜皮、白藜、白附子、白茯苓、羌活、姜蕤、栝楼子、桃仁、杏仁、菟丝子、商陆、土瓜根、芎蒭（各一

两),猪胰(两具大者,细切),冬瓜仁(四合),白豆面(一升),面(三升,漉猪胰为饼,曝干、捣筛)。

上十九味,合捣筛,入面、猪胰拌匀,更捣。每日常用,以浆水洗手面,甚良。

看着方子中多种多样的成分,似乎很难猜出能做成什么样的制品,其用途又何在。然而,《红楼梦》第三十八回,贾府女眷赏桂花吃螃蟹的时候,有个细节,凤姐“又命小丫头们去取菊花叶儿、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来,预备洗手”。另外,《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回里还有个很夸张的情节,写丫鬟长姐为程师爷的烟袋点火之后,嫌这位腐儒气味不洁,于是拼命洗手:

……扎煞着两只手,叫小丫头子舀了盆凉水来,先给他左一和右一和的往手上浇。浇了半日,才换了热水来,自己泐了又泐,洗了又洗,搓了阵香肥皂、香豆面子,又使了些个桂花胰子、玫瑰胰子。……直洗到太太打发人叫他,才忙忙的擦干了手上来。

为洗手而预备“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或者洗手时“搓”“香豆面子”,都显示,传统生活中,习惯于用豆面作为洗洁品。想来,

豆面可以比较有效地去污、去油、去异味。再看《千金方》中各种澡豆的配方,无一例外的,都以豆子的细末作为主要原料之一,比如这里具体所引的方子就用到“白豆面”“一升”,这就说明,澡豆乃是一种以豆末为主的制品。至于配方中的其他各种原料呢?如医书中已经指明的,是起着“令白净悦泽”之类的美容、润肤作用。也许,最让人惊奇的就是,在公元六世纪的卫生用品制作中,已经如此讲求美容的功能,《千金方》介绍的多种澡豆做法,配料不同,保养皮肤的重点也各异。

也就是说,在《世说新语》成书的时代,以及该书所收录的轶事产生并流行的时代,便后洗手,至少在贵族生活中已经是公认的规矩,并且,在这个卫生环节当中,还要使用到“澡豆”这一人工制成的洗洁品。《北堂书钞》里有一条记载:“魏武《上杂物疏》云,御杂物用有纯银澡豆奁……”如果这条史料可靠,那么,澡豆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是上层阶级常用的清洁品了。另外,相传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也记有“草豆香澡法”:

草豆一升,白附、芎藭、白芍药、水栝萎、章陆、桃仁、冬瓜仁各二两,捣筛,和合。先用水洗手面,然后傅药,粉饰之也。

从配料与制作程序来看,这里所介绍的也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澡豆,“藻”乃“澡”字之误。值得注意的是,澡豆是佛经中提到的卫生用品,典型如后秦弘始六至七年(404—405)间由弗若多罗、鸠摩罗什共译的《十律诵》,有着非常具体的教化:

佛在舍卫国。有病比丘,苏油涂身,不洗,痒闷。是事白佛。佛言:“应用澡豆洗。”优波离问佛:“用何物作澡豆?”佛言:“以大豆、小豆、摩沙豆、豌豆、迦提婆罗草、梨频陀子作。”

此段文献反映出了澡豆在中国上层社会中的出现与流行,与佛教的传入基本发生在同一时期,这两种现象之间是否有关联呢?是否澡豆的制作与使用,都是经由佛经而借鉴了外来文明的经验?

《肘后备急方》中的“革豆香藻法”是当前所能看到的中医典中最早的澡豆配方,其中所用的豆子为革豆,也就是豌豆。这种豆子在今天是很寻常的一种杂粮,但是,当初却是生长在“西戎回鹘地面”,也就是汉代以来所说的西域地区,并且,晚至唐代,豌豆都还是这一地区的特产。然而,最早见诸中医经典的澡豆配方却偏偏采用这种产地遥远的豆子,直到唐代的医典

中，澡豆的配方中也还往往讲究采用豌豆作为主料，这一线索似乎也暗示了澡豆乃是外来物品的身世。（参见《本草纲目》“豌豆”条）

如果豌豆在唐代时始终需从异域千里运输而来，那么，彼时种种制作精美的澡豆，居然还是特意地采用进口原料呢！不过，在东汉以来的若干世纪里，人们明白到，只要是豆子，都会有与豌豆大致相近的去污能力，因此，各种本地产的豆子也作为豌豆的代替品，如绿豆、白豆等等，被引入澡豆的制作。实际上，“豆类植物中多含有皂角苷，其水溶液可以洗衣去污，其含量多寡因种类而异”（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杂说”注释4，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236页）。《齐民要术》“杂说”一节中就特意提示：旧丝帛如果以灰汁来洗，会变得色黄而质脆，最优方案是“捣小豆为末”来作为洗涤粉，能够让旧绢“洁白而柔韧”，其效果“胜皂荚远矣”。显然，正是豆末比皂荚还要更加功力显著的去污功能，催发了“澡豆”类制品的长久兴盛。从《千金方》可以清楚地看出，澡豆的制作，是把各种原料都捣成细末，再与豆末混合在一起，因此，成品就是各种原料混在一起的细粉。正因为澡豆是以豆粉为主，还掺着些同样磨成细粉状态的草药、香料，闻上去香喷喷的，才会让王敦误以为是“干饭”。笑话中有声有色地铺排，王敦将之倒在洗手水里——豆粉与水相

混，那岂不成了一碗糊糊？食用的方式当然也就是“饮下”，像老北京喝“面茶”那样，一点点喝下去。看来，那时所说的“干饭”，其实比较接近于今天的油炒面一类食品，所以导致王大駙马的误会，看到一只昂贵的进口玻璃碗捧到面前，里面是掺杂着各种细料的豆面，还散着香气，就想当然地以为是一道好吃的美食。王敦至于这么缺乏见识吗？这个笑话也许并不是真事，但它的出现与流行恰恰反映出，在公元四世纪的时候，一个人如果不懂得使用高档去污用品“澡豆”，在上层社会的眼里，就会被视为粗俗、土气。这个笑话无论是将王敦和澡豆设为其中的角色，还是在十几个世纪之后改头换面成“乡下老头”和“香皂”，一样地是反映了生活方式的巨大而深刻的变革，以及人们针对这种变革所宣扬的观念。

不过，意味深长的是，《肘后备急方》“葶豆香藻法”竟有如此的说法：

先用水洗手面，然后傅药，粉饰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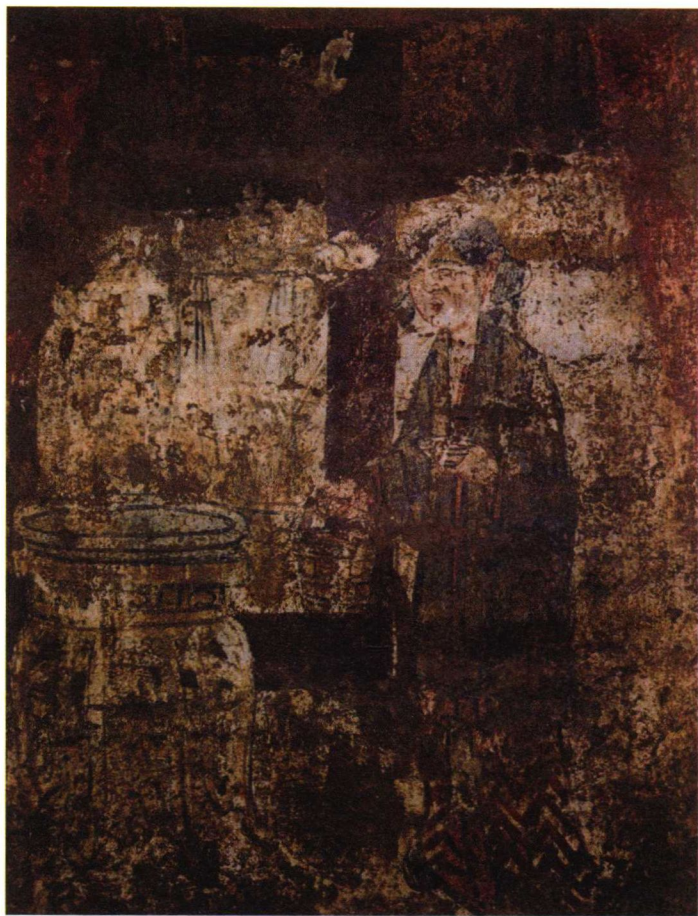
医书的作者虽然抄录了正确的配料表与制作方式，但是，却误会了本方制品的具体用法！这位作者并不知道豌豆面做成的“香藻”应该用于洗洁，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药”，以为该在

洗净手面之后,把这种香粉涂到脸上。从“粉饰之也”一句来看,掺有中药料的豌豆粉被当成了一种保养护理型的化妆粉,将其涂在面庞上,既是化妆,也是对皮肤加以修护。一部医书居然都会错误理解澡豆面所应扮的角色,足以证明,这种卫生用品进入汉晋人的生活以后,有着一个逐渐普及的过程,曾经弄不清其为何物的现象并不罕见。编造王敦不识澡豆的笑话,以此来对他进行人格打击,其现实背景乃在于此。

唐代的《外台秘要》将此方加以抄录,名为“‘备急’葚豆香澡豆法”,关于用法则说为“以洗面,如常法”,可见作者王焘一看这种配方即知其用途,所以很自然地进行了校正。不过,在现实中,同样的笑话却还是在流传,段成式《酉阳杂俎》(齐鲁书社,2007年)里,这个笑话就被安在了他的同时代人陆畅头上,而且细节变得更加生动了:

予为儿时,常听人说,陆畅初娶童溪女,每旦,群婢捧匳,以银奁盛藻豆。陆不识,辄沃水服之。其友生问:“君为贵门女婿,几多乐事?”陆云:“贵门礼法甚有苦者,日俾予食辣豢,殆不可过。”(172页)

如上文所绘:场景由厕后的洗手,改为晨起的梳洗,攀龙附凤的



河南登封高村宋墓壁画中的《备洗图》，垂鬟侍女一手提水桶，一手捧一小碗，走向盥洗盆架。她手中所捧之碗应该即为盛澡豆之器。